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93
18 June 1986
CHINESE

第二六九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6月18日星期三, 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拉贝塔菲卡先生

(马达加斯加)

成员国: 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黄嘉华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加纳

杜梅维先生

泰国

甲盛三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龙丘克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里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2-750室)。

下午3点5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

1986年6月12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148)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先前会议上就本项目所作决定，我请安哥拉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尼加拉瓜、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扎伊尔和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贝拉斯科·圣何塞先生（古巴）、里希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冯·希尔丁先生（南非）、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斯科芬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斐春宁先生（越南）、卡达希先生（扎伊尔）和姆富拉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事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印度、蒙古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依照《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提议，并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尼亚姆道先生（蒙古）和科瓦齐奇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在安理会议事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恢复讨论议程项目。

安理会成员收到了S/18163号文件，其中载有刚果、加纳、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案文。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S/18167号文件，其中载有1986年6月17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科瓦齐奇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讨论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问题。

主席先生，我也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众所周知，贵国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努力防止对非洲国家内政的干涉，发展各国关系，促进各国的和平、裁军和安全。我深信，你的智慧、经验和贯彻贵国政策时的原则行动将有效地促进安理会履行其职责。在你的领导下，安理会的工作将取得圆满成功。

我也要对你的前任、加纳共和国常驻代表格贝霍大使的工作表示赞赏，他的特点是能干、公正和负责。

人们对安全理事会以前审议南非侵略三个前线国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安理会现在又讨论南非新的侵略行径了。这次它袭击了纳米贝港和正在港内的苏联和古巴的非武装商船。这次行动是国际关系中所禁忌的暴力再度升级。种族主义政权把侵略扩大到了其它国家。对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也增加了，不仅仅是针对非洲大陆的，而且是针对整个世界的。目前讨论的种族隔离政权的侵略恐怖行为再次证明了下列论断的正确性；种族隔离政策，包括内政外交政策是一种永久的危险，因而违背国际法的原则。比勒陀利亚从事的侵略、恐怖和破坏是这种不能允许的政策的主要工具，这种政策已经遭到了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严厉批评和反对。在联合国机构作出这些结论后，种族主义政权又对邻国发出了新的威胁。在另一些情况中，联合国的决议被看作是威胁着整个南部非洲的稳定与发展。

在这方面，人们自然要向比勒陀利亚怎么胆敢采取这种行动。我们与许多代表团一样，认为这种态度的根源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向南非提供了实际支持。更具体地说，种族隔离政权完全了解帝国主义在南部非洲的军事、政治、经济 and 意识形态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它绝对确信帝国主义将通过政府和非政府渠道向它提供大量援助。联合国的文件以事实为依据，列述了大量证据，表明帝国主义与种族隔离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无怪乎在这种关系中有着最大利益的帝国主义国家一直设法把注意力从南非引开，而且阻碍人们采取措施来迫使种族隔离政权尊重南部非洲国家的合法利益。

我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有效的制裁就是这样一种措施。然而，我们对通过这种制裁的可能性不抱幻想。美国和联合王国在南非不断增长的财政和战略卷入，无疑将和从前一样导致其否决要求采取这类制裁的提案。另一方面，这种作法将使国际社会及其每个成员有权把美国和联合王国的政府与南非政府一起钉在耻辱柱上。

美国对发展中世界的全面政策有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援助的概念。美国的战略家看到，这一概念的好处是把经济和技术渗透与以国家为基础的控制形式区分开来。提供这种援助的基础是可能有利于加强美国的势力，也就是说，提供这类援助是为了帮助捐助国本身。

这类援助中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美国实际参与安盟的活动；该组织的罪行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并不陌生。1983年，该组织在安哥拉的上卡通贝拉的一次强盗行动中劫持了六十四位捷克公民，其中有二十八名男子、十七名妇女和二十一个二至十五岁的儿童。我国公民来到安哥拉是为了帮助建设这一发展中国家，从而确保该国独立于外部强国。无怪乎，这种合作在那些主张另一种援助模式和不肯接受安哥拉争取真正独立进行的斗争的人看来，自然成了眼中钉。安盟的恐怖行动不仅停止了上述捷克公民的发展援助工作；它还使我国公民受到了一年多的生理和心理压力。37岁的纳费拉蒂尔为了帮助在上卡通贝拉建立一个非洲大陆最尖端的造纸和纸浆厂联合企业，竟然成了这种蓄意强盗行径的牺牲品。安盟

恐怖分子实际促成了纳费拉蒂尔的死亡。被监禁的捷克公民患了寄生虫病、肺炎、关节炎和肝炎。其中一些人还得了痢疾。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要问：美国政府怎么还敢谈论其他国家的人权，当它通过建设性接触政策同样要对恐吓人民的做法负责，因这导致了两名15岁和8岁儿童的父亲死亡。

只有一个解释，即美国代表的两面手法。这在美国有着长期的传统。例如，那些签署了《独立宣言》的笔同样签署了购买奴隶的协议。另一个证明此类手法的例子就是林肯总统的政治宣言与实际行动。美国代表在谈到人权时引证了林肯总统的话。这种虚伪政策的告诫性的纪念碑在美国许多地方到处可见。

我国代表团再次谴责与南非政权和破坏前线国家和平发展的匪徒们进行的一切形式的直接与间接合作。必须使南部非洲的国家与民族感到联合国对他们的反对南非侵略、压迫与种族歧视的合法斗争的有效支持，这一斗争的目的是真正地废除一切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

安理会应继续探求途径与手段，采取有效行动，改善南部非洲的局势，直到该地区的关系得到公正的解决。

我国代表团强烈要求安理会采取具体措施，以便制止南非的侵略，防止南非为破坏前线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而进行的颠覆活动，促进联合国众多会员国向前线国家提供的人道主义和其他援助，它们面临着种族隔离政权执行令人憎恶的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纳米贝港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动，要求侵略者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捷克斯洛伐克还呼吁那些迄今为止帮助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包括在联合国帮助该政权的国家放弃这一危险政策。迄今为止已获得的经验表明，这一政策直接鼓励了种族隔离政权将其侵略加以升级并扩大到南非的边境以外。

最后，我必须对提及我国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做出答复。我同意，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是被入侵的一年：侵略者是特务和颠覆分子，大部分从美国得到了直接资助。他们的目标是要根据帝国主义集团的想法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制度。这些颠覆分子的阴谋失败了。他们没有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经历所产生的力量。我国人民没有放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具体的成就。因此，那些颠覆分子的入侵就以惨败而告终。

主席：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和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加亚马先生（刚果）：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主持本月份安理会的工作。你的经验和彬彬有礼的风度一直使我们受益，同时，也使你这位杰出的外交家赢得了尊重。

在为了非洲大陆的解放，特别是使南部非洲从种族隔离的灾祸下解放出来而开展声援活动中，我们两天——刚果与马达加斯加和两国代表团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在南非历史上的这一关键时刻对你抱有充分的信任。

同时，你的前任，加纳的维克托·格贝霍大使也是非洲的一位杰出代表。他有效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赢得了我们的敬意和敬佩。

我们目前经历的这一时刻确实是重要的，其原因是许多重要的因素结合在了一起。这些因素一方面将纪念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惨案与上星期一在巴黎开幕的制裁南非国际会议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将南非国内斗争的发展与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道义挑战的认识空前的提高联系在一起，这一认识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了应付这一日益无法控制的局面，人们也许会认为，在比勒陀利亚掌权的新纳粹种族主义少数人可能勇敢地按照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南非大多数人的愿望行事。但这种看法是对局势的误解。种族隔离在实质上和表现形式上都没有任何积极方面的现象。它本身就是一种邪恶。

没有压迫和暴政，就不可能设想和维持种族隔离。在过去一年中，死于警察枪弹的人数已近两千。种族隔离制度存在的条件就是其发展所必需的不公正，是可以用来为其辩护的暴力与仇恨——这一制度建立在非法和否认法律的基础之上，而所有这一切又是基于其受害者的鲜血无休止的流淌，其干枯的结构及其生存的理由本身得到了鲜血的滋润。

因此，种族隔离制度的运转方式首先是充满了阴谋和欺诈。这一制度只能通过使用恐吓、暗杀、侵略和恐怖的手法来加以表现自己。

6月5日袭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逻辑同5月份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韦的无端袭击完全一样。

种族隔离政权对安哥拉北部卡宾达省的突然袭击至今已将近一年了。应当强调指出，多年来比勒陀利亚军队一直占领安哥拉南部，自1978年以来多次进行无端的袭击，所有侵略和侵犯安哥拉领土完整的行径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包括在1975年安哥拉解放战争中比勒陀利亚军队同安盟的勾结，根本不顾各国都有义务遵守的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

这些占领军企图通过安盟傀儡来破坏安哥拉的合法当局；尽管占领军大力支持其盟友萨文比叛徒，但是他们还是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的。

这种种的情况是在国内没有半点信誉的种族主义政权似乎从国外的几场惨胜中找到了一条捷径时发生的。因此，它可以把自己纳入所谓的反共斗争的战略中，以便以低代价为自己赢得一点承认和信誉。

虽然，南非侵犯纳米贝港，甚至击沉第三国的船只，为的是在自己进一步推行的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种族隔离政策同某些大国通过“建设性接触”或宣布反对所有形式制裁而表示的支持和良好意愿这两者之间建立平衡。

刚果政府一向指出，自称有资格以国家自居的国家如果把侵略别国的政策变为国际关系中的一项正常行为的原则，那是一种幻想，而且也是危险的。

安哥拉政治机构不合比勒陀利亚的胃口这一事实根本没有给比勒陀利亚任何袭击或占领安哥拉的借口——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对任何其它前线国家采取行动。国家恐怖主义是一项罪恶的政策，对此，刚果一向根据国际法的准则和原则加以谴责。

长期来，由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行动，南非大占便宜，因而得以随意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侵略邻国，并且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安理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经常投否决票，这就意味着种族隔离政权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种情况一向对比勒陀利亚产生预期的影响，即公开怂恿它坚持其政策和行动，尽管这些政策和行动一再受到绝大多数政府和绝大多数国家舆论的谴责。安全理事会已经一再对比勒陀利亚发出警告。难道现在还不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吗？

在南非人民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处在这种关键阶段的时候，《联合国宪章》以其名义确定各项原则的世界各国人民已经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为了加快结束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和前线国家所蒙受的悲剧，现在所需要的是某些国家，包括最强大国家下定决心停止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对南非的支持。

正如我国代表团作为提案国之一提出的决议草案所表明的那样，现在安理会应当作出的决定将会给南非以及整个南部非洲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这样主要受益的还是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我谢谢刚果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甲盛三先生（泰国）：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泰国代表团，同其它代表团一道祝贺你担任6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的一位名符其实的儿子以其公认的才干、智慧和外交技巧来主持本月份的安理会工作。也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诚挚地感谢你的前任，加纳的格贝霍大使上个月以其外交才干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关切地听取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的发言，由于南非持续地对安哥拉进行有预谋的侵略，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他已经是第五次出席安理会会议了。

最近6月5日南非海军袭击安哥拉的南比尔港，摧毁商船、燃料和港口设施，这是继南非武装侵略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之后仅仅三个星期发生的。这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和狂妄态度，根本不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准则。

1985年10月3日我在安理会会上指出：

“任何一种外国占领和一个国家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行为。”（S/PV. 2612 第22页）

南非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这不仅是因为它最近侵犯安哥拉的南比尔港，而且还因为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并且在安哥拉土地上驻扎自己的军队。鉴于南非国内持续存在的局势，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应当受到谴责，种族隔离政策是南部非洲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不断加剧的根源。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便让比勒陀利亚政权认识到侵略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且如果南非希望同邻国和平相处，就必须结束其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

泰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这项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泰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安理会成员已经收到正在巴黎举行的制裁南非世界大会主席、秘鲁外交部长阿兰·瓦格纳先生阁下的一封信的副本。明天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S/18168）印发。

帕冯·加西亚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代表委内瑞拉代表团表示，我们看到你主持安理会本月份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你多年的经验和你对联合国及其原则的忠心确保你能够成功地主持安理会的事务。

我国代表团还要衷心祝贺加纳常驻代表格贝霍大使，因为他英明和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的事务。

当安理会审议安哥拉又一次指控南非最近发动侵略时，委内瑞拉代表团不得不发言。在种族主义政权对前线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进行长期，并且显然是无休无止的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中，这是又一起侵略行径。

几个星期以前，南非悍然入侵博茨瓦纳、赞比亚、津巴布韦，公然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安理会决议、赤裸裸地无视一再要求比勒陀利亚当局结束该地区一切问题的根源——种族隔离制度的世界公众舆论；几个星期后的1986年6月5日，南非又进攻了纳米贝的港口设施、石油储备以及属于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友好的国家的船只。

尽管看来关于种族隔离问题该说的都已说了，但侮辱人类尊严和侵犯基本人权的这种政权的继续存在却迫使我们多次不厌其烦地说明，该政权实际上是多么可恨、令人不能容忍和深恶痛绝。

由于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采取的顽固、无耻地倒行逆施行径，以及它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政策，南部非洲的局势日益恶化，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该政权的政策使南非内部实际上存在着内战，而这场内战使得邻国不得不保护其边境免受南非境内的种族歧视和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影响，但却没有效果。

本周初，南非和全世界又一次举行了纪念索韦托惨案活动。宣布紧急状态和限制新闻发布既阻挠不了黑人和平地进行纪念活动，也阻挠不了世界获得有关镇压导致的颠覆和死亡事件的消息。

但南非被压迫人民并非孤军奋战。最近，国际制裁南非大会在巴黎举行。最近还进行了一系列关于武装和石油禁运的会议。此外，争取纳米比亚迅速独立国际会议不久将在维也纳举行。

就我国代表团而言，对于安理会一再无法对一个疯狂、多次和坚持违反《宪章》和各国、各人民间关系原则的政府实行制裁和采取有效措施，它至少是感到十分失望。

我们坚决重申，我们相信现在是采取强制性行动的时候了。这种有效行动将毫不拖延地改变比勒陀利亚政府的行为，摧毁和根除种族隔离。

除了极少数令人遗憾的例外，国际社会都同意，必须对南非采取更有效的行动。呼吁是不够的，谈判和妥协也是不够的，尽管可以把它称作建设性。该政权甚至连自己盟友的话也不会再听。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尽管这些努力有着最良好的用意。现在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具有约束力的制裁。

最近，我们颇为频繁地听到，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具有约束力的制裁是不可行的，因为这将拖延该种族主义政权正在进行的努力。坦率地说，该政权根本不足信，特别是因为它一方面许诺和黑人多数进行对话，另一方面迫害境外的本来的领导人，而且还不停地侵略邻国。

此外，有人还说，具有约束力的制裁将影响到南非大部分黑人，会间接地削弱主权邻国软弱的经济。然而，捍卫被剥夺了一切的弱小民族的人显然正是那些在南非有着最大经济利益的人。

最近，安理会中出现了十二张赞成票，否定了这种情绪的表演。令人遗憾的是，两票否决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少数人显然不理解人民要求自由的愿望比商业利益和经济利润更为重要。

我国代表团相信，这次的决议草案（S/18163）将得到安理会所有成员的赞成。南非进攻、武装入侵和侵犯安哥拉领土、领空和领海，军事占领其部分领土、

甚至确立某些条件，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行动基地——这一切行径都不能不受到惩罚。我们必须予以坚决谴责，这些行径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实行有选择的、或其他制裁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能够导致迫使该政权放弃种族隔离制度，有利于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在这一问题上，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最近提出的建议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安理会决议继续遭到无视，如果南非政权在其盟友的支持下继续顽固地执行其政策，如果不是真正想孤立南非，迫使它尊重国际生活标准和结束种族隔离，那么，如果被压迫的多数人用其他手段来表达自己要求生存、改变南非强加给它的劣等地位的愿望，那是不足为奇的。

委内瑞拉加入了人类正在经历的非殖民化进程，我们对此感到自豪和光荣。我们不断和公正地支持了非洲人民的崇高事业。

只要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存在，只要建立一个独立和主权的纳米比亚的愿望不能实现，只要南非不停止对邻国的侵略、委内瑞拉就将继续为支持正义和合法的事业进行政治、外交和人道主义的努力。我们不能对南部非洲每天发生的严重事件无动于衷。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杜马维先生（加纳）：主席先生，你的个人名望，智慧和出众的幽默感，深为我们加纳代表团所敬佩。

我国，加纳，和你所代表的马达加斯加有着极好的关系。鉴于这些原因，我们看到你主持六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事务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深信，在你的指导下，我们将能够坚定地，有目的地处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问题。

安全理事会现在再次开会审议南非问题。安哥拉代表在6月16日，星期一的发言中对南非侵略该国提出控诉。他具体地叙述到，1986年6月5日，南非突击队袭击了安哥拉的纳米贝港，造成包括三条货船在内的重大财产损失，其中

一条船被击沉；他揭露，南非现在有七个营的兵力在安哥拉领土上，据悉，他们在1986年5月伙同萨文比游击队对安哥拉发动了一系列袭击，打死63名安哥拉士兵。

南非代表否认南非部队参与了6月5日的袭击，而把这些袭击说成是反安哥拉政府力量发动的。重要的是，南非代表没有提到有关南非有七个营的兵力在安哥拉报道。他也闭口不谈5月份对安哥拉发动的一系列袭击。据报道，南非部队在这些袭击中和萨文比的安盟游击队相互勾结。南非一再侵犯安哥拉的行径在安全理事会有着详细的记载。所有袭击的目标是颠覆安哥拉，从而迫使其政府放弃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其他解放运动的支持。确实，这是南非对该地区其他国家推行的政策的基本原则。因此，除了他所代表的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之外，没有人会相信南非代表所作的否认。

加纳谴责侵略安哥拉的这一无耻行径，因为这次袭击是在空袭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还不到三个星期之后发生的，尤其是一只货船被击沉，另二只货船有损坏，这可能产生扩大该地区冲突的影响。加纳政府在1986年6月11日发表并作为6月13日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的声明中，毫不含糊地谴责了最近的侵略行径，特别谴责了安全理事会某些成员的态度，认为这是纵容种族主义政权蔑视安理会的主要因素。我要宣读该文件的节录：

“比勒陀利亚最近的侵略行径显然是一个政权在垂死挣扎时的绝望举动。南非当局能够如此狂妄地炫耀武力，完全是依仗某些西方大国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这些国家一再阻挠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对比勒陀利亚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惩罚它继续侵犯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罪行”。（S/18152,第2页）

6月5日的侵略事件突出了一些基本的未决问题，应当解决这些问题，以期消除该地区的敌对行为和不稳定因素。第一个问题是通过在经济上孤立南非来废除种族隔离。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实施制裁的观点，认为它是使博塔及其政权投降的有效武器。然而，每当提到制裁问题，安理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总是喜欢以一番口头谴责匆匆了事。即便是当安理会三个星期前审议同样局势时提出的选择性制裁也遭到二票否决。这种态度只能使种族隔离政权的不妥协态度更加强硬。正如加纳外交部秘书今天上午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世界大会上所说的：

“鉴于没有能够使南非政权就将权力移交给南非大多数黑人进行谈判，世界除了对该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之外，别无他择。”

我们敦促那些口头上说反对种族主义，但行动上却在延长这一罪恶制度寿命的国家改弦更张。

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打破目前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的政治僵局。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纳米比亚独立提供了基础。但是令人极为遗憾，8年多过去了，该决议却仍未得到执行，其原因是，不幸在安理会某个常任理事国心照不宣的支持下，种族主义政权想按自己的条件使纳米比亚独立，这就是，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

南非代表在6月16日的发言中显然进行哗众取宠的表演，他在古巴军队驻扎安哥拉以及安哥拉政府进口苏制武器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作为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安哥拉为捍卫其领土完整，可自由地作出它认为合适的安排。

此外，作为不生产武器的发展中国家，安哥拉拥有从它所选择的任何国家进口武器的主权。不管怎样，假如安哥拉从某个西欧国家那里满足其武器要求的话，谁还会大吵大闹呢？加纳完全反对任何人企图把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扯在一起。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需要紧急审议，特别是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审议对萨文比游击运动的态度，因为没有道义或政治理由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武器交给萨文比集团手中，使它杀害自己的同胞。众所周知，南非一直在援助萨文比对本国人民进行互相残杀的战争，这是令人遗憾的。如新闻报导所示，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已决定向萨文比提供尖端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这更令人遗憾。这一决定不仅意味着公开与种族主义政权结盟，破坏安哥拉，还严重有损于该国的和平前景。支持一个试图推翻合法建立的政府的反叛集团公然违反了国际法的所有原则。正如安哥拉代表亲自在6月16日星期一所说，安哥拉人民和政府的主要关切，是能使他们重建自己国家的和平气氛。安理会成员国对保证安哥拉所需要的和平与稳定负有集体责任。

摆在安理会面前的任务是清楚的。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安理会应不限于过去的口头谴责，应向种族隔离政权发出适当的信息。这一信息不仅应明确谴责最近违反文明行为准则侵犯安哥拉的主权，还应以决心采取惩罚性措施的形形式出现。安理会这样做不仅将反映出国际社会的情绪和感情，还将向博塔政权表明：就连它的传统盟友也已认为其政策是令人难堪的。

我现在简单谈谈安理会收到的决议草案（S/18163），决议草案的目标不过分，它呼吁成员国不采取有害于安哥拉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并有选择地施行制裁，作为惩罚种族主义政权的最起码的措施。各国政府和多国组织正在施行拟议中的措施，特别是，这些措施是1985年11月底在巴哈马召开的英联邦首脑会议所同意的《纳索协议》中具体措施的一部分。决议草案只不过想把这些措施置于安理会的范围之内。我国代表团建议支持决议草案。

主席：感谢加纳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克里什南先生（印度）阁下，首先，我感谢您和安理会各成员使我国代表团能参加安理会本次会议。我还要祝贺您就任安理会6月份主席。我们高兴地看到您在

贵国——马达加斯加——安理会现任期内两次担任主席，印度和马达加斯加之间存在历史的纽带和友好合作的关系。在评价您——一位广受尊重和高度赞扬的同事和密切的私人朋友——时很难客观。因此，我只想表示，我们相信，您公正不倚的英明领导能使安理会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

我还要赞扬您的前任，加纳常驻代表堪称典范地主持了安理会5月份的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讨论的问题和今天的一样，——的确，在人们的记忆中，安理会多次讨论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南非的顽固政权对本国人民、对邻国以及对全世界的背信弃义和狂妄态度。

纳米贝也成了安哥拉主权领土上被比勒陀利亚选作国家恐怖主义实验场所的地方之一。我们不会忘记对罗安达和洛比托的攻击和袭击卡宾达的企图，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一暴行。印度政府在1986年6月6日发表的声明中宣布：

“我们惊悉南非公然地无端袭击安哥拉的纳米贝港，据报道击沉一艘安哥拉船只并破坏了石油和其他港口设施，一些其他船只也受损。”

“比勒陀利亚不断侵略和平、独立和不结盟国家的最新事例表明，种族主义政权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不遗余力地破坏主权的非洲邻国。这还表明，南非正将其侵略扩大到安哥拉各地，包括经济基础设施，显然违反了它根据1984年与安哥拉签定的《卢萨卡协议》所承担的义务。印度政府强烈谴责南非对安哥拉不断采取侵略行动，呼吁国际社会为制止这种暴行采取有效措施。除了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施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我们向安哥拉深表同情，面对这种严重局势，我们声援并支持安哥拉政府和人民。我们相信，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将得到加强，南非人民不久将能结束一直是南非境内残酷镇压和非正义以及本地区侵略根源的这一罪恶体制。”

就在纳米贝遭受袭击几天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写给联合国秘书长一封信，这已作为安理会文件（S/18129）于1986年6月5日——比勒陀利亚的最新侵略行为的同一天——散发。信中，这位安哥拉政府高级领导人历数1986年5月的

“特点是几乎每天侵犯安哥拉领空并在其国家领土内集结南非正规军”
（S/18129. 附录）

部长提请特别注意安哥拉南部桑果果附近的袭击，在那里，在比勒陀利亚可悲地试图以残酷的武力维持其非道义和违反宪法政权的祭台上，53条生命成了牺牲品。

安哥拉外交部长的信不仅指控了一种我们都能分辨然而却无力纠正的错误行径，同时也呼吁在一个会员国遭受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增加时提供支持。根据联合国驻卢安达协调员的报告，安哥拉去年曾动用五亿美元外汇购买粮食。这表明，这个两年前遭受旱灾的国家内存在着严重局势。南非小心而有选择地利用了这一局势。平民居住地区、医疗中心和诊所、水井、甚至学校都遭到了袭击。有文字记载的实例表明，已经做出努力，动用资金，向那些因比勒陀利亚政权支持的罪犯在道路上埋设地雷而无法出售自己产品的农民提供种子和肥料。

我们知道，甚至现在，秘书长正就第577（1985）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准备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印度和其他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将继续在自己的资源范围内做一切努力，帮助兄弟的安哥拉开展重建工作。不结盟运动主席、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上月访问卢安达时在最高一级重申了这一点。去年秋天在卢安达举行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会议时，各不结盟国家目睹了英勇的安哥拉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决心。南非胆敢无视国际法的准则，但我们却看到，事实证明南非并不能摧毁安哥拉的精神和意志。安哥拉常驻代表在本次辩论开始时的发言再次表明了这种气概，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敬意。

本次辩论是在一个令人憎恨的纪念日子开始的。既使我们今天在这里发言时，我们对此时此刻南非的局势如何所知甚少。一个以残暴和恐怖手法将自己强加在本国人民头上的政权用铁丝网和枪弹、紧急状态法、限制和封锁新闻构成秘密的幕布遮住了英勇的人民。安理会召开的这些庄严会议重申了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要求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的意愿。由于安理会过去未能如愿地采取行动，它向南非发出了错误的信号。比勒陀利亚政权依靠其外部保护者的威胁而苟延残喘，残暴和肆无忌惮地在国内镇压那些该政权认为其肤色和勇气无法在一个民主的单一社会中加以协调的人们。

在公开宣称的价值准则与实际进行的政治之间存在的鸿沟从未象现在这样巨大和荒谬。得到普遍珍视和尊重的信念从未如此轻易地遭到一小伙既得利益者的践踏。联合国在南非问题上失败的历史最真实地表明，它一个可由人们高谈阔论，但却软弱和怯于行动的场所，这种形象颇具讽刺意味。我们也不应忘记，只要我们能唤起所必需的勇气和统一目标，履行我们承诺的机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不结盟运动早已指明了这一方面——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不结盟运动主席，印度的拉吉夫·甘地总理给正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世界大会致电时重申：

“进行口头谴责的阶段已告结束。立刻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刻到来了。决不当和不能鼓励对种族隔离这一邪恶制度进行所谓改革的努力；必须彻底根除和摧毁这一制度。

印度一直站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列，早在我们独立之前就是如此。同其他不结盟国家和世界开明的公众舆论一样，我们一贯认为，终止种族隔离的唯一和平方式就是对比勒陀利亚实施制裁。另一种选择就是暴力与流血。

面对着文明的真正价值准则日益遭到破坏的状况，我们不能无能为力地无限期等待。决不应将自由与种族平等作为经济与商业利益的牺牲品。”

主席：我谢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蒙古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尼亚姆道先生（蒙古）：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希望，你的干练指导的多年的外交经验将使安理会的工作取得成功。

我国代表团也感谢你的前任，加纳常驻代表格贝霍大使干练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再次看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又一次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犯下了新的罪行。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今年6月5日，南非军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南比尔港的石油库及在该港卸货的苏联和古巴民用货轮进行了武装袭击。这些野蛮的袭击不仅给安哥拉，同时给苏联和古巴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实上，有一艘货轮沉没了。南非最近和早些时候对邻近的非洲主权国家犯下的诸多侵略行径，其具体目标是镇压人民的斗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维护构成南部非洲不稳定局势主要根源的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的行动是非法的，因为南非正故意违反国际法中关于不得破坏各国领土完整的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则与准则，无视航行自由。

结果，这种行动受到了严厉谴责和适当的惩罚。从这一角度来看，比勒陀利亚的行动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正当谴责。南部非洲的局势一直是许多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组织和社会机构注意的焦点。在这里应当提一下正在巴黎召开的制裁南非世界会议。

整个国际社会要求立即停止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种侵略行径。但是，南非频繁侵略非洲邻国，对国际社会的呼声听而不闻。我们要问：南非为什么会这样？我国和其他一些代表团认为，种族主义政权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奉行的纵容种族主义分子的政策。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直率地指出，最近美国和联合王国阻挡通过针对南非侵略三个前线国家的有效措施显然鼓励了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对非洲邻国推行恐怖和武力政策。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种恐怖行动严重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自己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明确谴责南非的罪行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南非应当为其对安哥拉的侵略承担全部责任。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向直接受到南非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表示声援。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强烈谴责对纳米贝港的袭击并通过停止南非对邻国的侵略的有效措施，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主席：我感谢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马达加斯加代表的身份简短发言。

自1976年以来，安全理事会第13次收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对南非的控诉。正如安哥拉代表所说，从1981年以来，南非军队一直非法占领着安哥拉部分领土，现在仍有七个营驻扎在那里。

这些军队与比勒陀利亚雇佣的匪邦结伙，于1986年5月底在库内内省桑果果杀害了安哥拉士兵53名以上，打伤了数十名。

在1986年6月5日，南非突击队进攻了纳米贝港，击沉了一艘古巴商船，破坏了两艘苏联商船，袭击三个储油库，击毁了其中的两个。

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十一年中，尽管它与南非没有共同边界，该国一直受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有预谋和持续的进攻。库内内省的桑果果位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北面100英里，纳米比亚被非法占领着和变成军事化，并被用来作为南非武装进攻和破坏行动的基地。

安全理事会成员通过早些时候有关这一问题的十二项决议时完全了解所有这些地理现实，这些决议谴责了南非，要求它从安哥拉领土撤军并停止把纳米比亚作为侵略安哥拉的基地，并呼吁安抚和赔偿受害者的物质损失。

1985年6月20日，在一致通过第567(1985)号决议之前，我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表明了我国代表团对于向南非提出的谴责、呼吁和警告的范围的担忧。当时我问道，我们得到了什么比勒陀利亚将不重复这类行动的保证？种族隔离政权一直无视其职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它？我们是否还要依赖一些国家的务实的逐步演变主义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主义？

自从我提出一些人也许会描绘为悲观失望的问题以来，安理会又通过了三项谴责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决议。实际上，专长进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确信在安全理事会内能够得到保护，以虚伪的借口、貌似有理的论点和假慈悲的人道主义考虑为根据，公开威胁要对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其它国家继续进行侵略。

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下定决心要用暴力，如果不是用欺骗的话，进行镇压、破坏和征服，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威胁付诸于行动，于1986年5月19日下令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同时发动军事进攻。

这种无端的侵略行动是对国际法的有系统的违反，目的是要影响前线国家的政策，使之有利南非的计划。这些行动违反了1986年2月13日通过的第581(1986)号决议，该决议谴责了南非的威胁，强烈警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要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破坏和恐怖活动。

由于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不能赞同的原因，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够指责1986年5月19日蛮横侵害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行径。

现在来谈一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有计划地破坏它的经济基础设施和阻止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斗争是种族隔离政权的两大主要目标。实现这两个目标，就使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一方面能够象其代表上星期一在安理会会上厚颜无耻宣称的那样，强词夺理地说安哥拉的内部困难对该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因而南非有理由进行干预，而另一方面又使南非能够在地区和全球的水平上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政治承诺进行挑战。

只能够申述强权并非真理的安哥拉已经是第十三次来安全理事会寻求援助和保护。已经拖延很多时间了，而严厉的谴责和严肃的警告也毫无效力。

各方面都普遍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而且正在一致地努力，以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以及制造暴力和使人类蒙受痛苦的种族隔离制度。我要特别指出的是，1986年5月20日前线国家部长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里发出的呼吁以及英联邦七位知名人士小组建议“国际社会迅速和广泛地实行制裁”的明确结论，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继续讨论不会有任何成果，我还要提一下秘鲁外长瓦格纳先生阁下以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主席身分发表的信。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坚决支持自独立以来经受许多考验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且再次同大家一道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的约束性制裁。

我国代表团是加纳代表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这一决议草案满足了国际社会的期望。如果我们要向南部非洲人民作出建设性的承诺，我们就负有共同的责任，不再使国际社会失望。

我现在以安理会主席身分行使职责。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就它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无人反对，我就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首先我要请那些愿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无需告诉你，我极为高兴地和各位同事一起赞扬你。我们经常在此谈论外交经验。我只想回顾，在我们评价你的时候，那一说法是完全成立的。因此，没有必要说，你担任主席使我国代表团极为高兴。从各方面情况看，我们确信，你在履行使命时将是完全客观的。

我还要赞扬你的前任、格贝霍大使。他在上个月的艰苦辩论中表现了出色的外交才干。

法国深感遗憾的是，南非坚持奉行它对邻国领土采取武力行动的政策，法国强烈谴责这些袭击。我愿再次重申，南非政府是错误的，它的态度起码不会促进解决它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法国代表团原本极为希望，国际社会对这些反复行动的谴责能在安理会所有成员均无保留的情况下付诸表决。

和其他国家一样，在安理会通过第569(1985)号决议之后，法国在国家一级上毫不犹豫地対南非采取了措施。

我国代表团认为，象目前的决议草案那样将这些自愿的措施变为强制性行动是欠妥的。

由于这一根本原因，更由于决议草案包括了一些我们不能接受的内容，我国代表团将在表决中弃权。

主席：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十分客气的话。

现在，我将载于S/18163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会议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保加利亚、中国、刚果、丹麦、加纳、马达加斯加、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

反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由于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能通过。

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马克西先生（联合王国）：我国同安哥拉有着友好的关系，我相信，安哥拉大使最了解这一点，他还是驻英国大使。我们对安哥拉领土受到侵犯感到遗憾，我们今年四次谴责南非入侵安哥拉。关于联合王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无可怀疑的。

但我国代表团不能支持刚才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理由是安理会熟知的。这个决议草案与上个月南非袭击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后提出的决议草案有许多相似之处。同那个草案一样，本决议草案要求依据《宪章》第七章施行强制性制裁，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仍然反对经济抵制，因为这行不通。

安理会上个月对南非行为的谴责是强烈而不含糊的。汤姆森爵士在他5月23日的发言中提到，南非对三个前线国家的袭击只会加深南非自己的孤立。他强调说，南非必须理解，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同意南非对它的邻国进行跨国界的违法行为。关于南非对它的三个邻国进行了非法的和无端的武力行为，这是没有异议的。南非违背了《宪章》的一条基本原则，即：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这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

在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案件中，以上的考虑仍然有效。使人们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的案件性质是人们十分熟悉的。请允许我重申，我们决不认为南非最近对安哥拉港口设施的攻击是有正当理由的。我们强烈谴责一切违反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南非充耳不闻安理会多次要求南非彻底从安哥拉撤军和尊重该国主权的呼吁。安理会关于武力行为只能损害南部非洲和平与稳定的前景的论断也没有引起南非的重视。我们只听到南非的代表断然否认对于最近的军事行为负有责任。对此，我只能回答说，仅在去年，安理会就为了南非武装入侵安哥拉的行为召开了四次会议。行动比言语更有力量。让南非以实际效果证明它的和平愿望吧。

在这样一个我们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意见一致的问题上，我们却要面对决议草案中一切不能接受的语言，这的确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这一决议草案的发起国甚

至在起草前就已经知道这些语言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所指的，自然是决议草案第7执行段中的倡议，即应当根据《宪章》第7章对南非实施有选择性的经济制裁。我国政府已经表示愿意对南非实行一定幅度的制裁。我们现在正在和英联邦和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一起研究是否还能共同采取一些有效步骤向南非增施压力，以便终止种族隔离和它的颠覆政策。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打击种族隔离，而不是南非的经济，而且我们也不准备在进行这类协商之前，被迫采取具体的措施。上个月，当我们在对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同样条款，投票时我们已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很难看出，采取一项肯定会被否决的决议有什么好处。当然，安理会中有人是欢迎我们和我们的非洲朋友中出现他们所欢迎的裂痕的。

我们不得不问，如果比决议草案所使用的语言能为各方所接受，那么是否更能使南非政府了解国际社会的立场呢？是否会比根本没有决议更好一些呢？遗憾的是，现在的结果可能就会是不能产生决议。

奥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中有许多点是美国支持的。美国和会议桌前就座的许多代表团一样，对于南部非洲地区的军事升级感到关切。

我们在过去曾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道，对南非侵略邻国的行为进行过谴责。根据联合国调查团的调查结果，我们和大家一起向南非当局发出了要求，要求南非对于它们的防卫部队所造成的损失，提供适当的赔偿。

然而，决议草案中的一些成份是我国政府难以接受的。首先，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对于独立的和没有偏见的调查工作基本不开放的地区，要判明事实真相是很困难的。南非政府对于被指控进行的军事行动，表示否认。或者我们值得考虑派出一个调查团去彻底调查安哥拉的指控。

其次，我国政府过去多次声明，美国继续谴责不论来自何方的跨国界暴力行为。我们无保留地支持以下执行段：

“要求所有会员国不考虑采取可能破坏安哥拉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行动。”(S/18163, 第3段)

但是,我们愿意更进一步,要求各方都克制自己。结束暴力循环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和平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是美国一贯并将继续支持的。安理会的目标应是平息互不让步的状况,而不是火上加油。

从这点出发,美国不能接受关于援助安哥拉政府军事能力的要求。我们在过去就已经拒绝了这一战争的呼唤,我们相信,这一地区需要减少武器并加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协调行动。

最后,我们不能同意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强制性制裁。我们承认,南部非洲地区的大部分动乱都是由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引起的。从这点出发,我们多年来,采取了许多单方面的步骤,以便加速撤除种族隔离的过程。

我们于1962年实施了武器禁运,在时间上比安理会投票通过武器禁运提早了整整十五年。我们现行的法律比安理会第418(1977)和558(1984)号决议规定的法律更加严格,并且也得到严格的贯彻。

在1981年年初,我们对穷苦的南非人实行了救济和奖学金计划。这些计划包括人权赠款和法律援助。在1986年财政年度的预算中,这类计划共计2000万美元。

我们还实施了大量的法案,规定制止对于支持种族隔离的南非机构提供信用援助。

我们通过了条例,保证美国在南非的公司以对待白种工人同样的态度对待黑人工人。

里根总统在1985年9月9日的行政命令中对南非增加实施了限制性的措施,以表达我们对改革步伐缓慢的不满。

因此,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促进种族隔离的结束。我们的政策是帮助

南非国内一切正义和进步的力量，通过施加适当的压力，促使南非早日出现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政府。

然而，美国长期以来反对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经济制裁，其理由我们在过去多次曾向安理会陈述。我们的观点并没有改变。对南非实施惩罚性的经济制裁只代表我们放弃对那些寻求和平结束种族隔离的南非人士进行支持的责任。这样做可能助长南非极端主义分子的不妥协倾向，并在南非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协商道路上放置障碍。对于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的和平结果来说，这类协商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制裁将会损害南非的经济和整个地区的经济，而经济是不应成为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的。笼统的制裁的结果是使整个南部非洲经济不加区别地受到损害。这样的制裁不是针对种族隔离本身，而是针对2800万人民。

在争取建立一个得到被统治者同意的南非政府的共同斗争中，其他主权国家可以自由地采取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措施。美国要求其他国家也尊重我们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即：我们认为强制性制裁是绝对有害于和平转变的。

美国以遗憾的心情投票反对决议草案。然而，我希望我已经把我们的理由向安理会成员国和其他代表团解释清楚。我们正在努力帮助南非国内理智的力量及时制止流血和混乱。美国仍然反对强制性制裁。我们不能为了要惩罚有罪的人而背弃无辜的人民。

主席：安哥拉代表希望发言。我请他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主席先生，您以高度的才能主持了这次讨论，请接受我国代表团深切的谢意。

我要求再次发言的另一目的是为了代表我国政府和我国代表团向那些在安理会关于我国的控诉案的辩论中发表声援讲话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一些安理会成员国以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少数政权侵犯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的方式，对我国追求正义、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努力表示了支持，我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要指出，它们的支持主要是对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原则和工作的支持。

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场也并非出人意表。但是，我仍然要承认，看到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也是《宪章》的保卫者，认为应该蔑视《宪章》并破坏安理会的工作，我不能不感到对安理会的作用和存在的理由产生挫折感甚至失望感。

美国和英国对一切造成南部非洲动乱的紧急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当这两个大国拒绝响应国际社会全体一致、关于对南部非洲唯一的祸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制裁时，对于种族隔离的罪恶的任何谴责都是没有效果的，也是没有份量的了。

去年年底，秘书长根据安理会调查团的材料，编写了一份报告。调查团是根据第571（1985）号决议建立的。这一报告载于第S/17648号文件，它概括介绍了南非各次进攻给安哥拉带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损失。然而，没有什么统计数字、报告、事实能够充分地叙述种族主义份子的不断攻击给我国国民生活带来的损失，给我国为克服过去的障碍及目前的巨大困难所进行的工作带来的损失。至于说到安哥拉人民遭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劳动果实一再丧失的苦恼，以及南非种族主义部队和空袭所带来的精神折磨，那么数字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如果看守罪犯的狱卒本人就已腐化堕落，那么文明社会应当怎么办呢？谁来看守这些狱卒呢？也许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文明世界中，因为，只要种族隔离和它的同谋者存在一天，并且能够为所欲为，只要抗议的呼声受到压制、有效的行动遭到破坏，那么这样的世界也不能被称做是文明世界。一切允许不同意见的说法都是陈词滥调。

法律和原则应该适用于社会的各个部分，适用于受害者和罪犯，适用于狱卒和保卫者。后者不能用另一种原则来对待自己。

我不愿说得过于悲观，但是我不得不感到我们还没有看到南非帝国主义军事冒险主义的末日，因此我感到今天不会是我在安理会就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次发言。

南非一天不被迫改变自己的帝国主义姿态、不真正非殖民化并产生自由选举的多数政府，南部非洲就一天不会实现和平和稳定。

我们作为尊严而勇敢的安哥拉人感到自豪。 我们强烈希望自由、自决和独立，并为之而奋斗。 非洲的儿女决心进行长期和艰苦的斗争，直到把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从南部非洲彻底根除。

人民的选择在我们一边，南部非洲的历史将用鲜血书写成，因为这是种族主义者使用的唯一语言。 这也许也是他们唯一能理解的语言。

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历史都在形成。 当最后记录历史的时候，人们会记得，我们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人们会记得，我们一直在争取协商，因为生命是可贵的。 但自由价更高。 为了自由，我们以任何和一切语言进行战斗，在任何和一切战场上进行战斗。

局势的辩证法要求历史以我们的条件来写成。 请允许我引用伯克的话说：唯一能保证罪恶取得胜利的条件是好人无所事事。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好人。

主席：发言名单上已没有人了。 安理会已完成了关于议程项目的现阶段讨论。

下午5：45分散会